

# 網絡文學 饕餮世界

不知從何時起，一種被稱作「網文」的文字形態開始在很多人打發生命時光的過程中佔據一席之地。即使在所謂的讀圖時代、短視頻天下接踵而至的大背景下，「網文」依舊保有着自己的一片江山。而在傳統的「嚴肅文學」貌似日趨遇冷的情勢下，並不被視作主流的「網文」卻能夠蔚為壯觀。如今，從基礎的文字讀者群，到出圈的IP轉化，再到加入「文化輸出」大軍邁步海外文學市場，「網文」越發讓人另眼相看。不過，「網文」究竟是什麼？它究竟是以網絡為載體的一種文學形態，還是以「文學」為標籤甚至標榜的一種網絡商業行為？至少透過目前網絡文學的饕餮盛宴，人們尚無法從一而論。但歷史不會左右搖擺，對於這一問題的真確答案，將決定「網文」在經歷歲月淘洗之後，最終被載入文學史冊，還是投懷於商業帝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容玉看着對面幾乎完好無損的機甲，呼吸間隱約還能嗅到輕微的鐵銹味……」

「葉歸瀾十指交錯置於身前，半晌後才彷彿自言自語一般輕聲卻堅定地說道：『還有機會。』」

「『這倆解說是被收買了嗎？』直播畫面上方劃過一連串彈幕，『坐等容姐打臉這倆聒噪地解說。』」

「怎麼辦？怎麼這麼亂？」林聽用力甩了甩頭，呼地挺起又重重地砸到枕頭裏。

林聽是一位用心的網文作者，為了給一段描寫找到合適的視角，這一夜，她輾轉反側，幾乎未眠。或許是日有所思的緣故，幾天後的一個晚上，這段情節竟然完整流暢地出現在她的夢裏。次日一早，她走筆如飛，迅速完成了《戀愛不如開機甲》的這段創作。

林聽出生於1998年，是一名醫學院學生。在網上，她以「柚橙」為名發表網文。不知何時起，對於像她一樣的95後網文作者，得到了一個十分「二次元」的統稱——Z世代。

這次，得夢相助，純是偶然。以往遇到創作瓶頸，林聽都會去圖書館檢索資料，並且上網搜尋相關的創作課程，從中尋找激發靈感的方法。「我曾聽說網絡小說作家鳳輕在創作前，會閱讀大量古代相關作品，從風土人情到服飾介紹到志怪傳說，這也算是向嚴肅文學取經吧。」林聽笑着說。

《戀愛不如開機甲》是一部星際機甲類女強小說。梳理網絡文學的題材流變，可以清晰看到：男頻、女頻是兩個基本盤。其中，男頻主要經歷了「建功立業」、「後宮爽文」、「純劇情作品」幾個階段。而女頻的故事，最初多是「溫婉女主與俊逸男主的戀愛史」，明曉溪、夏茗悠、安知曉是那一時期的代表；後來，隨着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開始出現一批女主強勢果決、獨當一面的「女強小說」，譬如風行烈火的《傲風》、天下歸元的《扶搖皇后》、瀟湘冬兒《暴君我來自軍情九處》等。

「如今，無感情流的劇情向作品在網文界正呈現扶搖而上的趨勢。」林聽說，只看現在，網絡文學的表現題材正處於一種井噴的狀態。

## 商業寫作與「為愛發電」

除了題材，創作者的動機或許是考察網絡文學時一個更有趣的維度。「商業寫作肯定會更注重新讀者與市場的需求，畢竟商業寫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務讀者、迎合市場，從而獲得利潤；但是網絡文學中確有一類作者，他們『為愛發電』，每一部作品都源於『我喜歡』。」在林聽看來，在早些年的「貼吧時代」，經常出現喜歡一些原創作品中不同角色的創作者們「相互battle」、為角色「打call」的事情，他們就是為自己喜歡的角色創作同人作品。這在當時甚至成為一種流行。

很顯然，林聽屬於後者。



伶人汀

整完升級线了，明天再整奖励线，睡了睡了😁😁😁



●林聽在微信上記錄自己的創作感受。

受訪者供圖



●林聽在寫作中。

受訪者供圖

上小學的時候，林聽接觸到了動漫，特別是《犬夜叉》中的一對非官配角色殺生丸和戈薇，激發了女孩最初的創作慾。用了一周，林聽就寫完了一篇《犬夜叉》的同人文，並收穫了不少網友的好評。雖然這篇同人作品因為林聽學業忙碌沒能完結，但它卻開啟了女孩創作網絡文學的天地。2019年，林聽在「瀟湘書院」發表了第一部原創作品《醫婚難求》。這部都市言情小說的創作靈感，來源於林聽大學臨床醫學專業學習到的知識和老師授課時講到的案例。

網絡對於家長而言，一向被視作影響孩子學習的洪水猛獸。林聽的家裏也不例外。「我會趁着家人都睡覺的時候偷偷寫小說；也會把小說寫在本子上，然後在學校計算機課自由活動的時候打在電腦上；或者用可以提前看我的小說作為交換條件，請求能夠接觸到電腦的同學幫我將小說打成文檔。」

創作《醫婚難求》時，由於需要用到大量的專業知識，反倒促成了林聽在那段時間，每天高度認真聽講，上課記筆記，課後做複習，細嚼每一個知識點，為的是看看能不能把它用到自己的小說裏。而後來，那部小說寫完了，我那個學期的成績也噌噌地上升了一大截。」林聽笑着說。

儘管林聽一直堅持「以我為主」進行網文創作，但作為一種「現象」的網文整體，仍不被視作嚴肅文學陣營的一分子。對於網文作者內部不同的創作態度，及其與嚴肅文學的關係，林聽的看法倒更為理性和開放。「我覺得，無論是『為愛發電』的寫作者，還是商業寫作，他們最後應該是殊途同歸的。因為網絡文學的受眾，歸根究底想看的是——這個世界之外的另一個故事。」林聽說，「商業寫作的作者成名後，即便突然轉型寫『我喜歡』的作品，讀者大多也都願意買單；而『以我為主』的作者文字表達趨於成熟後，自然而然就會成為這一類網絡文學的開拓者，開闢出一個新的市場。」

可以說，不論哪一種網文，甚或任一種文學，都來源於現實的生活與作家的想像。即如網絡文學之風行，也自有其合理之處。正如採訪結束後，林聽的一句話：「優秀的網絡文學，就像花店裏包裝精美的花束。人們不要只噴怪它為何價格不菲，而忘記了它之所以能被擺進櫥窗，歸根結底，因為它是一朵花的種子，而不是一棵草的苗裔。」

## Z世代的「燃與青春」

「從小，我就想當一名作家。現在我靠網絡文學實現了這個理想。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堅持下去，直寫到白髮蒼蒼。」語氣穩重遒勁，讓人想不到說話者是一個1996年出生的小女生。不過，更讓人想不到的是，這個網名「錦夏末」的女孩，已是網文界頗有名氣的作家，並在海外擁有數量可觀的讀者粉絲。

寫作似乎是錦夏末生來就要做的事情。從小熱愛寫作，初中接觸網文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她與家人達成「君子協定」——保證成績不下滑，就可以寫文章。奉行「堅持就是勝利」的錦夏末，靠着一股子倔勁兒堅持了下來。

「從初中到大學，我從來沒有過雙休日，但凡有時間，幾乎都是在電腦前度過的。即使大學軍訓那麼累，當舍友們都洗漱睡下後，我也

一個人在黑暗的宿舍中，對着電腦屏幕又快又輕地打字。現在回想，當時真是很孤獨，也挺難，但我也非常享受創作的過程。」

錦夏末有着非常寬的閱讀面，她也從不將自己鎖定為網文作者，在她看來，凡寫作者，人人平等，將作家分為三六九等，本身就是一種偏見和怪論。不過，對於所謂的「Z世代」作家，錦夏末認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Z世代網文作者的年齡比較小，我們的想法可能更加天馬行空，作品中會有很多當下流行的元素，比如二次元啊、遊戲動漫之類的。現在網絡文學讀者的年齡也越來越小，Z世代網文作者可能更知道這部分年齡段讀者需要什麼，他們基本上都是沒吃過苦的一代，更喜歡一些好玩的、有爽感的內容，我們更容易跟這部分讀者



●錦夏末在發售自己的作品。受訪者供圖

產生共鳴，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由讀者變成作者，我們的作品有自己想要的青春、熱血、燃。這可能就是獨特之處吧。」

近些年，中國網絡文學蔚為壯觀，甚至不少作品集結出海。有一次，錦夏末去馬來西亞旅遊，無意間發現在那裏也能閱讀自己的小說，並且有大量外國網友留言討論。「很多國家的文化輸出都有自己的獨特性，比如日本靠動漫，韓國憑韓劇，我們國家現在有網文。其實，很多國家對我們國家的了解並不真切，網文出海能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文化，消除對我們的一些偏見。」

## 蝸牛的「封神之路」

蝸牛會否發瘋，人們不得而知。但發瘋的蝸牛，委實存在。我們的主人公叫王泰，一個文質彬彬的清瘦男生。從小便喜歡寫作的他，經常寫到腰痠背痛，仍不停止。有一次，正在與疲憊應戰的王泰，聽到了周杰倫的《蝸牛》：「小小的天，有大大的夢想，重重的殼裏著輕輕的仰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從那天起，他想到以「蝸牛」為筆名激勵自己。無奈，在起點中文網上，「蝸牛」已被註冊，於是，「發瘋的蝸牛」誕生了，王泰說，「加上發瘋兩個字，是想讓自己爬得快一點。」

很快，這個男生的夢想實現了。擁有數十億字閱讀量的王泰，日復一日，寫作投稿，終於在大二那年，自己的小說成功簽約。此後，蝸牛開始飛跑。如今，王泰的眾多作品都在網上連載，並被大量讀者關注、討論。其中，《妖神記》更風靡東南亞各國，在法國等歐洲國家也不斷加印。在北京文博會發布的「中國IP海外評價榜」上，《妖神記》高居次席，僅次於《流浪地球》。



●王泰（左三）在自己作品改編影視作品的開機儀式上。受訪者供圖

談及中國網文的IP轉化，王泰認為，「世界範圍內IP轉化做得最好的，應該是迪士尼。中國的IP轉化，還處於初級階段，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現在，談IP轉化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把IP轉化做好的人和企業很少，既然有小說轉化漫畫、動畫、影視、遊戲、衍生周邊這樣的鏈路，那大家沉下心來，慢慢地把這條鏈路做好就可以了。」

說起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作家，王泰沒有絲毫停頓，「當然是金庸老先生。他的作品，每一部都至少翻了五六遍，幾部好看的甚至翻了幾十遍。小的時候就自己寫過幾部武

俠小說，可惜那時候網絡還不發達，發表無門。金庸老先生很多的創作理念，直到現在還是深刻地影響了我。」

和我們通話時，王泰正在趕往橫店的路，他的另一部作品已經在那裏開機。如今，這個80後男生的身份，不止是一名作家，還有漫畫製作人、動畫製作人、影視製作人以及成功的企業家。他向我們透露，自己靠寫作網文，收入已逾千萬，最高時月入超過50萬元。而這，還只是作品本身的稿費。

如今，王泰的工作重心已經轉到運營文化公司上面，主要忙於網絡文學IP產業鏈的開發，小說創作反而變成了副職。不過，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自己永遠都不能忘記：大二那年，自己賺到了第一筆稿費，興奮得先給媽媽打了電話。隨即，當年的暑假也沒有回家。當所有舍友都回家後，自己一個人又開始興奮地在寢室裏飛速碼字，「那年夏天很熱，宿舍沒有空調，我最後完全坐不下，只得蹲在椅子上，一直寫一直寫，連腿麻都全無意識。我就是那樣堅持到今天的。」